

德馨永泽 精气长存

——诗人陈白子三周年祭

◎白万清

三年前,一柄曾经照亮我文学创作之路的火炬燃尽了,一颗温暖过我心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2020年3月5日21时30分,陈白子走了,享年94岁,曾经的锦鳞焕彩,卒归于真水无香。

岁月悠悠,师恩绵绵。说我俩的关系亦师亦友,并不是一句套话。当我得知陈老谢世的噩耗,当即直奔市天福园厚泽厅灵堂,只想斟上一杯“感情深,一口闷”的送行酒(陈老有一口一杯的喝酒习惯)。因疫情之故,灵堂里唯有陈夫人及子女在守灵。我瞻仰了陈老的遗容,行了跪拜礼。陈夫人婉拒人情包,满含悲情道:“疫情严重,能来看望,够交情了。”临走还按习俗赠送了“百岁碗”。

岁月会冲走许多东西,把最纯净的留下来,那就是人的真情。每一念及,对陈老不仅辄动怀思,亦将得到心灵的滋润和精神的慰藉。

有一年的早春二月里,我写了篇题为《牛鞭》的短篇小说处女作。陈老对文学新人有丰沛的热情,认为稿子有修改价值,并约定隔两天同去养牛户采访,再补充几个细节。两天后我如约来他家,只见他头戴鸭舌帽,帽舌压得几乎遮住了双眼,习惯地背剪着手、踱着步,不时有点干咳,他已整装待发了。他的夫人曹翠华满脸愁云地走过来:“小白,我全力支持老陈写诗,可他越是吐血不止,越是没日没夜地写诗,这样下去,人命关天呐!”边说边把床头的痰盂搬来,竟见里面盛了很多绯红的鲜血,我顿时喉咙凝噎,惶悚得两眼直瞪。而陈老对自己的病丝毫没有生命暮色苍茫的悲怆之情,谈吐从容地说:“长期患支气管扩张的顽症,生来就是吐血的病,习以为常了,要我不写诗,实在憋得够戗。”他面容清癯,说得却是风轻云淡,好一番“只写青山莫写愁”的气质。乍一听,我忽然想起啼血的杜鹃,一声呼喊一滴血,陈老的心原来是为诗而生,他的诗是滴滴心血凝成的。我劝他改日去养牛户家不迟。“不行!没有诚信怎么去做人?”边说边拉我往门外走。

后来定稿,我不假思索地把他的名字署在前头。他看后说:“万清,我可不是那种人哪!”“陈老,此稿是您出的点子,并增写了好多细节,还边咳血边改稿,署个名岂不是天经地义的事?”他听了很不以为然:“第一,不改稿我也在咳血,二者不必相提并论;第二,人可乘‘二蹬车’,人名万万不可,这是人格问题!”当然,我最终还是没有拂其雅意。

陈老一生当编辑,甘为人梯,毫无施恩图报的念想,悉心浇灌了无数数计的文学新人和作品,而收在他上百万字的书里却没有一篇是搭“二蹬车”的“怪胎”,真令人敬慕。我正是因为有了《牛鞭》在副刊版首次面世的鼓励,才有了后来4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代价》及《早春的灯》等两本散文集的出版,以及《天敌》等三部中篇小说在《南通日报》《江海晚报》的刊发。

回忆这些前尘往事,不禁泫然。

一个人被人看重容易,敬重很难。掰掰指头,在我熟悉的人群中,陈老算得上是受敬重的人。然而,刹那间蜡炬泪干,春蚕丝尽,人天永隔,再也不能同桌共饮了,再也不能切磋写作了……此时此刻,能不倍感伤悲吗?转而一想,总得向恩师有个表示吧,于是,宁可违心背愿地相信一回有“天堂”之说,托朋友买些写作必用的文具及酒壶、酒杯之类的冥器,遥祝陈老在另一个世界像李白那样自由写诗、自由喝酒,继而由

酒仙变成诗仙。

人们不会忘记,走进陈老的家,开门三见:床铺、饭桌、书籍。用他的话来说,屋窄心地宽,能栖身遮雨就行,能当书房、接待室用就行,饭桌当写字台又何妨?就这一间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的陋室里,接待过顾尔镡、海笑、钱千里、高晓声、范曾等大家。

人们不会忘记,“一日在职,终生奉献”,这是陈老的人生格言,也是他不断取得上进的根基。他说:“编辑这项工作就像胶水一样,当你投入其中,就会被深深吸引,不知疲倦为何物了。”为了把副刊办得更丰富多彩,他千方百计克服了人手不足等困难,增加了“小说连载”,经日夜加班,第一炮打得很漂亮,李军的一部6万多字小说《降“虎”记》连载后,很快就被上海《中篇连载小说选刊》转载,反响很大。为了培养文学青年多出精品力作,他与上海《解放日报》文艺部数任负责人建立了通沪两地情深谊长的翰墨交往,并由此辐射至《文汇报》《文学报》等。作者王嘉祥继《海角渔村的白求恩》在上海发表后,再度经陈老引荐,其散文《茧花》占了“朝花”大半个版面。继而,李军的小说《红喇叭》,张玉的《配角》,李民族的小说《一幅插图》、诗歌《高唱国际歌前进》和《书记的窗口》等篇都在《解放日报》赢得了最佳版面,提升和扩大了南通文学队伍的知名度。其间,陈老又自我加压新增《每周专访》栏目,由年轻编辑钱泽麟独当一面,先后采访了丁玲、侯宝林、白杨、谌容、郭兰英、黄宗英、任桂珍等百人之多,吸引了大量读者……

人们不会忘记,陈老把写作看成是自己一辈子安身立命之根,把自己最蓬勃的岁月都种在了诗文里。直到年过八旬,依然坚信,忘记年龄,只要心还年轻,生命就会有活力,写作就会有火花。他说,诗要跳荡时代的脉搏,要带着思考飞翔才是,诗应成为黑夜里里的火把,不要陶醉于做庆典午夜的礼花……那么多深邃的诗论,给人以启迪。他在工作之余,数不清的孤灯青影、不眠之夜,数不清的脑细胞的消耗和黑发转白,才换来了一篇篇诗文、一本本书。他的作品大都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文学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雨花》《扬子江诗刊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报刊,他于1989年出版诗集《青藤颂》,后又与诗友合著诗集《五谷集》,作品多次荣获全国、省、市大奖……

时间识人,岁月知心。陈老把生命的赤诚融入文学创作及办报之中,当他笔下的诗文,像春汛秋水流进我心田的时候,我认真回味了这位老诗人那种昂奋的创作势头和忠诚的缪斯激情。这种生命不息、创作不止的献身文学的精神,受到大家的爱戴和敬重。

在他八十寿辰时,由南通日报社几任领导发起,为他举办了热烈而富含继往开来的祝寿宴会。市作家协会编纂了一部18万字的祝寿专集《诗意人生》,中共南通市委原书记朱剑欣然为全书作序,时任市作家协会主席冯新民审阅、编辑文稿,一时间贺寿文章、诗歌、书法、绘画、照片,似春燕飞来。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《中国散文诗》杂志主编柯蓝先生赠“岁月无情,人生有梦”书法祝寿,老作家海笑贺书“更上一层楼”谆谆以勉,获“艾青诗歌文学奖”的沙白在贺文中盛赞“白子写诗作文,全靠刻苦自学,数十年磨砺,终于有成。进入暮年,越发诗情澎湃,越写越好,连出诗集。报刊上更是诗文不断”……

人们不会忘记,是诗最先叩打陈老的心门,而后他的一生也变成一首首诗,散发着深谷中幽兰似的芳香。

玉兰
一瓣



春天的诗行

◎吴有涛

彬安舅妈

◎袁东生

芬芳
一叶

下的印象特别深刻。她从不化妆,着装得体,五十多岁,显得那样年轻,富有激情。她知识渊博,谈吐优雅风趣。我们相处虽不长,却十分投缘。

2008年7月,我应表哥张斌的邀请,在丈夫的陪同下,携女儿吴迪一起前往哈尔滨。在彬安舅妈的第二故乡,我目睹了舅舅舅妈白手起家所营造的宽敞明亮、舒适又温馨的家园,我们既羡慕又钦佩。

在我的要求下,表哥开车一个多小时去舅妈的墓地祭祀,看望了安葬在那里的舅妈和表妹张军。在庄严肃穆的墓园里,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,潸然泪下……

彬安舅妈离开我们已有22个年头了,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的仍是当年相见时她的美好形象。

“绿色建筑与美好生活” 征文获奖名单

特别奖

《推动绿色发展 构筑健康人居》 (刘永刚)

一等奖

《乐佳涂料:涂出绿色品质生活》 (王莉)

二等奖

《品质生活从绿色建材开始》 (陆洪彬)

《绿色建材的新“绿码”》 (何任岳、于爽)

三等奖

《科技赋能铸就美好生活》

(张宏达、孙浩南)

《从公建项目看绿色建筑》

(王剑飞)

《试点先行,打造“海绵城市”

如皋样板》 (王坚)

《装配式建筑搭建绿色未

来》 (宋燕)

《绿色建筑:提高生活质量,
改善生活水平,保障生命健

康》 (张志国、张诗敏)

优秀奖

《生活在虹桥新村》(黄郑周)
《空气源热泵送来的“绿色”

暖流》 (顾雨)

《被动房主动拥抱美好生活》 (林广利)

《百年建筑的绿色底蕴》 (田耀东)

《老旧小区的绿色蝶变》 (陈美琳)

《以绿色筑就美丽城市建

设》 (丁悦)

《太阳能》 (张圣嗣)

《用绿色发展厚植美丽通

州》 (施怡)

《紫琅科技城——解锁绿色

办公新模式》(刘玉珊、陈宁)

组织奖

江苏省如皋市安定小学
龙信集团江苏建筑产业
有限公司